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三姑娘一聽火冒三丈，挽袖罵道：「嚼牙巴的！沒天良的死兒絕女的！冤枉人沒得好死！呢，是哪個說的？老娘找他拚了！」說着就往門外衝。



許茂舉起拳頭，「呼」的一聲擊在桌上，身子搖了幾下，軟癱地倒了下去。



一屋子的人立刻忙作一團。好一陣，總算把老漢救過來了。老漢嘴唇顫抖，一句話不說，只是沉重地嘆了口氣：「唉！……」老漢的舉動等於默認，那是實有其事。



三姑娘有些氣餒了，理不直氣不壯了。老漢還在哭天喊地：「天啦，我前輩子究竟造了多少孽啊！」鄭百如趁機添油加醋：「今天在連雲場，老金還跟秀雲一路呢！」



這時，四姑娘許秀雲來了，早晨三姐約她到這兒來吃飯；三姐夫驚愕地盯着她；三姐怒氣沖沖，秋風黑臉地瞪着她；老漢憤然地動了一動身子，又撇過臉去；還有鄭百如冷冷的目光。



怎麼回事？這真是眾叛親離，四姑娘感到萬箭穿心，她咬着牙忍着淚，毅然轉身離開了羅家大門。

連環畫連載（十九）

# 遙遠的葡萄園

任林舉



## 鄉愁的胎記

北雁南飛。蒼涼的鳴叫，劃過長空，如看不見的手，直抵蒼穹，輕輕一撥，那些飄來飄去的浮雲，就被拂得乾乾淨淨。天，湛藍，幽深，像海一樣，深得無底；像沒有雜念的心一樣，空曠而寧靜。其實，夜晚的天空，也並不荒蕪寂寥，秋來，自然又是一番別樣的光景。月亮離人很近，一推窗，就有一張明媚的「臉」，微笑着候在那裏……

秋天是一個懷念的季節。秋風起，秋葉黃，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往事，想起當年，舅舅那座小小的葡萄園。

記得秋霜一降，總是那個叫惠的

表妹，來找我一起去她家吃葡萄。門開處，灰暗的屋宇間露出一張皓月般的臉，無語，嫣然一笑，我就知道我又要迎來了一天的好時光。似乎很多美好的記憶都與一個相似的情景有關——在記憶裏珍藏，那靜靜的葡萄園就成為一個神秘的「月光寶匣」。

在那些天晴日朗的午後，我們不想吃葡萄，而是背靠背坐在葡萄樹下曬太陽，閉上眼睛看多姿多彩的世界瞬間變得火紅；然後快速地睜開眼，看如水的天空和天空裏那些細微、微妙的變化，想自己為什麼會無奈地滯留在地上，而不能像成雙的鴿鳥或成隊的大雁自由飛翔。

夜晚，我們繼續牽着手在園中遊蕩，周身的感覺是沁涼的，如果不是

有葡萄的芳香從暗影中陣陣傳來，肯定會在某一時刻產生錯覺，以為自己被浸泡在冷冷的水中。「夜涼如水」，可不是一個虛飾之詞。一到夜晚，每一片樹葉和草葉上都均勻地佈滿一層細密的水珠。人走過，鞋子、衣服甚至頭髮，都被打濕。我就在那一片冰冷中嚮往着天街上燈火的溫暖和星星與星星間對望的溫情。

夏日漸遠，冬天的腳步正一點點逼近。漸漸洞澈的景色總讓我感到茫然無措，我是要繼續在園中流連，還是要馬上轉身離開？很多時候，並不容我們猶豫和彷徨，說不準就有哪位長輩進得園來，舅舅或父親，不容分說把我們逐出葡萄園，按到書桌上。我早就知道應該把自己的心收回來，怎奈身在舍內卻心在舍外，三魂中至

少有一魂不肯歸來。多年以後，舊園毀棄，故鄉也遠在千里之外，但那座葡萄園仍在我心裏，始終沒有荒蕪。只是我還無法確定，臨別時，是我悄悄把那葡萄園裝進了心裏，還是那不肯歸來的一魂始終在原地痴痴守候。

轉眼已過季秋之月。是月也，雷始收聲，入地，萬物隱遁。樑間再尋不到燕子的蹤影，縱有萬般依戀與不捨怕也難敵陣陣寒意的逼迫，「伊人」早已乘風而去也！而人，卻依然無處可走，只能老老實實做季節的「更夫」，不問苦樂涼地堅守。「禮記」裏說，這個月份適合建都邑，可以修糧倉，我只是手捧一本閒書，一遍遍回想那座不為人知的舊園。

# 選舉前台灣走馬觀花

郭一鳴



## 維港看雲

台灣的「大選」進入最後一個多月倒數，這一陣子，隔些日子便見到蔡英文在電視上露面評論香港發生的動亂，「蔡賴配」正式宣布參選當日，賴清德更揚言要以台灣的民主「引領香港」，不同的媒體都說香港動亂救了蔡英文的選情，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更直指美國和台灣是這次香港「修例風波」的幕後黑手，究竟怎麼回事？剛好接到三策智庫的朋友組團訪台邀請，百聞不如一見，去看看。

到台北第一天晚上，在圓山大飯店宴會上見到連戰先生，八十三歲的老人依然精神奕奕談笑風生，記憶力極佳，我問他還記得十幾年前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講two nights stand with Hong Kong的故事嗎？他說記得，反問我「不是one night stand嗎？」大家一笑。二〇〇五年的「胡連會」對兩岸關係影響深遠，「您二位現在還保持聯絡嗎？」席間有人問，連先生眼看窗外沒有反應，全場安靜五秒，然後大家不約而同笑起來，沒有人再追問。二十一年前也是在圓山大飯店，我作為香港新聞訪問團成員，第一次見到連戰，當時兩岸關係風雨欲來，翌年，李登輝正式拋出「兩國論」。再過一年，國民黨分裂，台灣藍天變綠地。正如一首台灣老歌所唱：時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晚宴上遇到的另一位熟人是前台灣駐港代表張良任，他後來官至



▲台灣選舉明年一月進行

資料圖片

陸委會副主委、「國防部」副部長，現在的名片是任職於一家從事環保行業的公司，他說今年十二月他的保密禁令就解除了，可以出去外面走走。我的鄰座竟然是「筆友」，現任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他是《八年執政回憶錄》一書的執筆人，幾個月前我在本欄寫過一篇《讀馬英九回憶錄的聯想》，沒想到蕭旭岑看過這篇書評，也知道有一些網站轉發此文，「原來是你寫的，謝謝你的大力推薦！」他說本來馬英九想來參加今年香港書展，為這本書作宣傳，可惜遭台灣當局橫加阻撓，加上香港局勢不穩，錯失一個與香港市民交流的機會。蕭旭岑是報人出身，反應敏捷，談及台灣「大選」形勢，話雖不多但非常清醒見解透徹。

我們一行從台北開始，經苗栗、台中、到高雄，從北到南前後五天，拜訪各界人士，上至政界大老，下至一個普通里長，既有藍營大

將，也有「獨派」人物，還有媒體名嘴和學界專家，有舊識也有新交，雖是走馬觀花，但非常接地氣。我們在台中一位藍營立委候選人的競選總部參訪，剛好碰到台中市副市長楊瓊瓊前來為候選人打氣，她在場義工打招呼，帶領全場喊口號「凍蒜」，風風火火匆匆來去。中午我們就在空地臨時搭起的「大食堂」，和義工們一起吃一頓選舉飯，感覺真是棒極了。

此行見到的幾乎每一人都提到香港暴力動亂對台灣「大選」的影響，台中一位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的無黨籍人士直言，香港局勢讓蔡英文「撿到大炮了」，但勝負難料。在高雄一個座談會上，幾位當地學者談到國民黨選情，內部不團結、韓國瑜賣房問題等負面因素，都不及香港局勢的衝擊大。一位大學教授直指，蔡英文本來民望低迷，靠兩件事翻盤，一是打支持同性戀牌爭取年輕人，二是強硬回應兩岸問題包括高調評論香港問題。連綠

營人士也對香港局勢感到意外，在苗栗，一位前立委、現任「行政院政務顧問」的「獨派」人物談起香港遭黑衣人暴力破壞，表示「非常可惜」，他說香港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候選人競選不是靠拚政績拚政綱，而是靠炒作其他地區局勢的話題就能拉高民調影響選情，台灣的選舉總是「別具一格」。

至於參與暴力的香港年輕人與台灣相關人士關係密切，在台灣政界是公開的秘密。筆者多年來關注台灣選舉，從沒感受到像今次香港對台灣如此重要，對於香港來說，這究竟意味着什麼？未來香港和台灣的政治勢力會不會形成某種結構性的互動關係？

距離「大選」投票不到四十天，蔡英文對韓國瑜的民調優勢進一步拉開，但藍營質疑媒體民調的真實性，韓國瑜更要求支持者以「唯一支持蔡英文」回答所有民調，希望打亂對手利用傳媒製造民意效應。究竟民調和民意有沒有落差？我們在高雄一場韓國瑜為社團授旗的造勢晚會現場，看到與民調走低完全不同的一面，台上的韓國瑜與在場揮舞旗幟的支持者的互動充滿激情融為一體，士氣高昂信心十足，當全場一遍又一遍高喊「韓國瑜凍蒜！」全場大合唱「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經得起考驗，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站在舞台前方的我，看到韓國瑜幾度眼含淚水。對比蔡英文打香港牌「反中」牌，喊出「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的韓國瑜能否再創選舉奇跡，答案很快揭曉。

# 烏拉那拉氏



## 故宮建築

誰都不曾料到，富察氏之死，竟成為乾隆一生性格的拐點。富察氏死後，那個寬厚仁慈的乾隆消失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喜怒無常、風流放縱的乾隆。富察氏在時，縱然後宮佳麗美艷如花，他的心中也只有皇后一人，如今富察氏死了，天下所有女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她一個人。她死後的虛空，只能以天下女人去補。富察氏去世後，乾隆皇帝突然納了許多妃子，到他去世時，他的后妃總數多達四十位（其中有二十名妃和十六名嬪），僅次於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位，屈居亞軍。但富察氏已逝，再多的女子，也填補不了他內心的空虛。

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也就是孝賢皇后去世兩年後，烏拉那拉氏被立為皇后（原為皇貴妃），十六年後，烏拉那拉氏在深宮裏寂然死去，同樣是英年早逝。從此，乾隆再也沒有冊立過皇后。嘉慶皇帝的生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是魏佳氏去世後、其子永瑛（後來的嘉慶皇帝

）立為太子時追封的。烏拉那拉氏雖為皇后，但她得不到皇帝的愛和溫暖。一方面，皇帝的心裏只有死去的富察氏，連看見南飛的大雁，心裏都會念及富察氏，對烏拉那拉氏卻頗為冷漠，有時整天不說一句話。孝賢皇后去世三周年，新皇后剛剛冊立，乾隆不顧新皇后的感受，寫下「豈必新琴終不及，突輪舊劍久相投」的詩句，明白說出新皇后不如舊皇后，讓烏拉那拉氏情何以堪。以至於烏拉那拉氏無論怎樣努力，都比不上那個已逝之人。

在乾隆心中，她甚至不如後宮裏的嬪妃。因為她是皇后，對皇后，就要有對皇后的要求。皇后的尊位，對她而言，已成最冷酷的陷阱。

她隱忍着，但隱忍的盡頭，就是暴怒。有當代醫學專家說，她患上了抑鬱症。如作家安意如所說：多年的積鬱，加上一些偶然事件的不斷刺激，足以令烏拉那拉氏不顧一切爆發。

烏拉那拉氏死時，乾隆正在木蘭園圍場圍獵，聞知烏拉那拉氏死訊，竟不為所動，只命烏拉那拉氏的兒子、皇十二子永瑤回宮奔喪，喪葬儀式也

祝勇

下降一級，用皇貴妃等級，她的畫像，乾隆也下令毀掉。

這毀掉的畫像，在《心寫治平圖》卷上還留着殘跡。《心寫治平圖》卷，畫面從右向左，前四人依次是乾隆皇帝、孝賢皇后、慧賢皇貴妃和魏佳氏（即嘉慶生母、後來的孝儀皇后），卻獨不見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烏拉那拉氏的面容。這幅長卷始繪於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最終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前後跨越三十年，貫穿了烏拉那拉氏起伏跌宕的一生。這幅畫乾隆一生只看過三次，即繪製完成之時、七十歲時和他退位之際。可見乾隆對這幅畫的珍視。但這樣一幅乾隆珍視的畫卷中卻沒有出現繼后烏拉那拉氏，實在是不合情理。看畫卷上的祿作痕跡，專家發現在后妃的第二、三人（慧賢皇貴妃和魏佳氏）之間，有明顯的裁切痕跡，並據此推斷，那被剪掉的畫像，很可能就是烏拉那拉氏。

無獨有偶，在描繪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公元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七日）乾隆皇帝木蘭秋獵的大型紀實性



▲電視劇《如懿傳》中，周迅飾演烏拉那拉氏 資料圖片

繪畫《宴會四事圖》中，人們也發現了部分妃嬪面容有改動痕跡，甚至某妃嬪臉上出現了兩對眉毛，明顯為改動過人物，據此推測，那被塗改掉的，正是當時的皇后烏拉那拉氏的面貌。

清朝帝后，一律繪有用於供奉的正裝朝服坐像，但迄今為止，繼后烏拉那拉氏的正裝朝服坐像，一張也不曾發現。

一代皇后烏拉那拉氏，就這樣在歲月中隱身，後人永遠無法看見她的面容。

（「傾城之戀」之九，標題為編者所加）